

宋文宪公全集

第二
十二
册

宋文憲公全集卷七十三

後學四明孫鏘校刊

龍門子凝道記題辭

濂學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見其一割之用。顛毛種種而老將至矣。於是入小龍門山。著書曰四符。曰八樞。曰十二微。符言合樞言奧。微言蘊也。總二十有四篇。以按一歲之氣。號之曰凝道記。用竹簡正書。藏之石室。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嗚呼。德澤弗加於時。欲垂空言以詔來世。古志士之深悲也。仰瞻宇宙。操觚兀坐者久之。至正丁酉春正月丙子金華宋濂題辭。

卷之上

采苓符

二則

五矩符

一則

終胥符

三則

孔子符

三則

卷之中

憫世樞

四則

秋風樞

六則

陰陽樞

五則

天下樞

三則

先王樞

七則

樂書樞

四則

河圖樞

六則

尉遲樞

五則

卷之下

段干微

二則

君子微

四則

司馬微

四則

哀公微

七則

觀漁微

七則

虞丹微

五則

士有微

七則

大學微

七則

越生微

六則

積書微

七則

林勳微

七則

令狐微

四則

右總二十四篇目

龍門子凝道記上

采苓符第一

龍門子采苓山陽二三子從之。龍門子采已登磐石而憩焉。龍門子仰瞻俯睨。洋然若有得者。乃賦白雲之歌。歌曰。白雲如旗兮。于彼中林矣。我采我苓兮。實獲我心矣。孔子不出兮。麟曷從來矣。舍旃舍旃兮。我將何依矣。歌罷復北面而歎。有進者曰。夫子何歎也。非聖曷師。非經曷窮。坤翕乾張。地拓天通。夫子之學其既充矣乎。陶鎔禮樂。折旋陰陽。有目有綱。蔚爲文章。夫子之文其既昌矣乎。籠絡宇宙。充牣覆載。大包無外。小入無內。夫子之道其既備矣乎。方今六合塵冥。膠膠紛紛。鳳皇不徠。虎豹成羣。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曾

不足以自存。夫子不一引手援之。古之君子亦若是乎。龍門
子曰。子不聞楚獨孤氏之事乎。獨孤氏有二女焉。皆有傾國
之色。時楚君不貴色。國人化之。咸棄而不顧。年踰三十。無與
爲媒妁者。或說女曰。女子有家人之願也。子將失時矣。西鄰
之子美而豔。盍自往從之乎。女曰。妾聞人之所以異於物者。
禮焉而已矣。無是則禽獸也。苟不以禮。妾死不往也。區區一
女子。尚以死守禮。子曾謂守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禮乎。尚父
不見西伯。老於渭水之濱耳。孔明不三顧。終於隆中之墟耳。
況又不爲尚父孔明者乎。曰。非是之謂也。人有言曰。冒赤日
而勞者。不擇蔭而休。行百里而飢者。不擇水而爨。今民生在
疢。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尚得安席而獨寢乎。夫禮有
變有常。非執一之謂也。今有人焉。邊豆靜嘉。肴核維旅。執爵

獻酬雍容於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間。夫子以爲將勺客乎。抑滅火乎。必以爲且滅火也。夫執爵獻酬。禮之常也。火起趣救。禮之變也。禮者中而已矣。常固中也。變獨不可謂之中乎。不然。是子莫之執中也。夫子自任以斯道之重。而子莫其行五尺童子。竊爲夫子恥之。龍門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任道也。用則行。舍則藏。在易困之初六。則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乎困而無自出。幽之勢也。泰之初九。則又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時既泰。則君子志在上進也。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以徇人者也。龍門子寢疾數月不出門。弟子不敢見。以告其友閭邱生。閭

邱生聞之。疾趨而前。問龍門子曰。夫子之病。頭岑岑乎。目眈眈無所見。耳無所聞乎。曰。否。身重肉痠。足不收。行善瘳乎。曾痛引背。兩脇肱滿乎。上見欬唾。下爲氣泄乎。曰。否。解休脊脈痛。少氣不欲言乎。心懸如病飢。眇中清乎。邪傷於腎。癰閉不通乎。血暴溢。熱臚脹甚。則附腫乎。噎乾黃痺。魴飲發乎。曰。否。然則夫子之病。我知之矣。夫子之病。非病已也。爲斯世病也。今劒稍交橫。白骨不葬。高如邱陵。一遇天陰。鬼夜哭相聞。是夫子之病也。宮室化爲灰燼。生民流亡。俵俵無所依。以墟莽爲樓館。以橡芋爲穀核。以崖廣爲牀幃。以沼池爲囂洗。以明月爲鐙燭。求生勾死。兩無其謀。是夫子之病也。田野荒蕪。五穀不生。貓麋成行。白晝出郊。行人鮮少。腥風穢灑。是夫子之病也。若是何如。龍門子曰。然是善知我。問邱生曰。子聞馬

之瘠肥。責乎牧圉。民之休戚。係乎廟朝。彼肉食者。不知病。夫子以匹夫憂之。無乃有出位之思耶。憂非所當憂。不智。徒憂而不形於事。不仁。尚可謂學先王之道乎。龍門子蹙然不答。閭邱生退。龍門子召門弟子謂曰。我非人則已。苟亦人爾。何可不憂世哉。何可不憂世哉。

五矩符第二

龍門子曰。爲君者當謹五矩。爲臣者當行五彛。則天下治矣。何謂五矩。一曰省愆也。何謂省愆也。昔者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爍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官失職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下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此所謂省愆者也。二曰受言也。何謂受言也。昔者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者。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此所謂受言者也。三曰尊士也。何謂尊士也。昔者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亡於洛。自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賸

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八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匄。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此所謂尊士者也。四曰去驕也。何謂去驕也。昔者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

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此所謂去驕者也。五曰：推仁也。何謂推仁也？昔者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察，不可不審也。此所謂推仁者也。何謂五彝？一曰：進賢也。何謂進賢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此所謂進賢者也。二曰。任事也。何謂任事也。昔者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而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畱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

安于之所爲後也。簡子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此所謂任事者也。三曰守儉也。何謂守儉也。昔者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曰。嘻。夫子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人致千家之縣以賜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於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於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阿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反。遂辭不受。此所謂守儉者也。四曰善諫也。何謂善諫也。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眎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

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求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奸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小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奸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虐不止，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此所謂善諫者也。五曰知退也。何謂知退也？子張見魯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

鉤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之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顧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此所謂知退者也。夫愆不省。則心德有虧矣。言不受。則人情壅閉矣。士不尊。則大業弗立矣。驕不去。則賢者遠避矣。仁不推。則貴賤罔附矣。賢不進。則國家空虛矣。事不任。則官曠職墮矣。儉弗守。則窮欲極奢矣。諫不善。則扞格難入矣。退不知。則倖進失己矣。爲君者當謹五知。爲臣者當行五彝。而天下治。此之謂也。

終胥符第三

晉人有終胥氏。阨於貧窶。盜無斗儲。櫛上無完衣。與婦謀曰。

雍樂成行賈以饒。張氏賣漿而致千萬。邳氏灑削列鼎而食。翁伯販脂。家累千金。亦在人自力耳。古語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予安得獨死貧乎。頗聞山西饒材。竹穀。纁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予將貨百金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胥氏去三年。所向輒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芊熊氏。好使氣。陵賤同類。眾譁然不從。其起而折辱之。芊熊氏恚曰。彼非能辱我也。辱我之無勢耳。淮陰起於亡虜。絳侯出於織薄。樊將軍興於屠狗。古今若是者。何可勝數。予顏面支體人爾。冠裳佩劍人爾。飯菽飲水人爾。何以異彼哉。彼能而吾不能。愧也。於是漚觴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有如是酒言已。拂衣徑去。徧詣五侯之家。高門懸薄。無見禮者。如是者亦三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旦會

終胥氏於逆旅。各言其故。相與流涕不止。逆旅主人怪而問之。二人皆以實對。逆旅主人反覆譬曉。終不悟。乃謂之曰。南山之陰。有白鹿先生者。能於物理推見至隱。盍往質之乎。二人者收涕而往。且歷陳艱苦之狀。白鹿先生歎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子不見大駟之家乎。塊視金寶。布視綺繡。穹房邃館。淒竹和絲。自謂可以傳無窮。身死肉未寒。子孫已有操瓢而乞者矣。又不見權貴之門乎。金章焜煌。紫綬赫赭。暗啞叱咤。可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曾未幾何。一跌而赤其族矣。嘻。何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聲臭。不分遠近。非至寶與。函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然歎。